

嚴譚名著叢刊 1 天演論



嚴譯名著叢刊

天 演 論

赫胥黎原著
嚴復譯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譯者肖像

嚴譯名著叢刊例言

一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書，向由本館出版，久已風行海內，茲特重加排印，彙成一套，並將嚴先生之譯著，向由他處出版者，亦徵得原出版處同意，一律加入，以臻完備。並精校精印，版式一律，既易購置，尤便收藏。

二 本叢刊共分八種，乃輯合嚴先生所翻譯之著作而成，至嚴先生之著作，不屬於譯本之內者，均未輯入。

三 嚴先生之譯名，爲力求典雅故，多爲讀者所不能明瞭，且與近日流行之譯名不盡同，本叢刊在每冊之末，均附有譯名對照表，一面將原文列出，一面將近日流行之名詞，附列於後，使讀者易於明瞭。

四 凡書中所引之人名地名，均分別註明，以便讀者易於查考。

五 書中各名詞之用音譯者，則將其原文引出，以便讀者知其音譯之本字爲何。

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謹識

吳序

嚴子幾道既譯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論。以示汝綸。曰。爲我序之。天演者。西國格物家言也。其學以天擇物競二義。綜萬彙之本原。考動植之蕃耗。言治者取焉。因物變遞。深挈乎質力聚散之義。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興壞之由。而大歸以任天爲治。赫胥黎氏起而盡變故說。以爲天不可獨任。要貴以人持天。以人持天。必究極乎天賦之能。使人治日卽乎新。而後其國永存。而種族賴以不墜。是之謂與天爭勝。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。又皆天事之所苞。是故天行人治。同歸天演。其爲書與隳縱橫。博涉乎希臘。竺乾。斯多噶。婆羅門。釋迦諸學。審同析異。而取其衷。吾國之所創聞也。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。斯以信美矣。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。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。以爲赫胥黎氏之指趣。得嚴子乃益明。自吾國之譯西書。未有能及嚴子者也。凡吾聖賢之教。上者遺勝而文至。其次道稍卑矣。而文猶足以久。獨文之不足。斯其道不能以徒存。六藝尙已。晚周以來。諸子各自名家。其文多可喜。其大要有集錄之書。有自著之言。集錄者。篇各爲義。不相統貫。原於詩書者也。自著者。建立一幹。枝葉扶疏。原於易春秋者也。漢之士爭以撰

著相高。其尤者。太史公書。繼春秋而作。人治以著。揚子太玄。擬易爲之。天行以闡。是皆所爲一幹而枝葉扶疏也。及唐中葉。而韓退之氏出。源本詩書。一變而爲集錄之體。宋以來宗之。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。唐宋多集錄之文。其大略也。集錄既多。而向之所爲撰著之體。不復多見。間一有之。其文采不足以自發。知言者擯焉弗列也。獨近世所傳西人書。率皆一幹而衆枝。有合於漢氏之撰著。又惜吾國之譯言者。大抵舛陋不文。不足傳載其義。夫撰著之與集錄。其體雖變。其要於文之能工。一而已。今議者謂西人之學。多吾所未聞。欲淪氏智。莫善於譯書。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。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。士大夫相矜尙以爲學者。時文耳。公牘耳。說部耳。舍此三者。幾無所爲書。而是三者。固不足與文學之事。今西書雖多新學。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。譯而傳之。有識者方鄙夷而不知顧。民智之淪何由。此無他。文不足焉故也。文如幾道。可與言譯書矣。往者釋氏之入中國。中學未衰也。能者筆受。前後相望。顧其文自爲一類。不與中國同。今赫胥黎氏之道。未知於釋氏何如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。吾知其難也。卽欲儕之唐宋作者。吾亦知其難也。嚴子一文之。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。然則文顧不重耶。抑嚴子之譯是書。不惟自傳其文而已。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。以人治之日新。衛其種族之說。其義富。其辭危。使讀焉者悚焉知變。於國論殆有助乎。是悵也。予又惑焉。凡爲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。而後其效

明。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爲學。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。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。吾懼其併馳而不相入也。雖然。嚴子之意。蓋將有待也。待而得其人。則吾民之智淪矣。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歟。光緒戊戌孟夏桐城吳汝綸敘。

譯天演論自序

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。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。而能見其理極。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。斯言也。吾始疑之。乃今深喻篤信。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。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。卽至大義微言。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。以從事於一學。當其有得。藏之一心。則爲理。動之口舌。著之簡策。則爲詞。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。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。嗚呼。豈偶然哉。自後人讀古人之書。而未嘗爲古人之學。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。已有切膚精撫之異矣。又況歷時久遠。簡牘沿譌。聲音代變。則通段難明。風俗殊尚。則事意參差。夫如是。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。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。愈益晦矣。故曰讀古書難。雖然。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。固自若也。使其理誠精。其事誠信。則年代國俗。無以隔之。是故不傳於茲。或見於彼。事不相謀而各有合。考道之士。以其所得於彼者。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。乃澄湛精瑩。如寐初覺。其親切有味。較之覘畢爲學者。萬萬有加焉。此真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。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。所謂日月經天。江河行地者爾。而仲尼之於六藝也。易春秋最嚴。司馬遷曰。易本隱而之顯。春秋推

見至隱。此天下至精之言也。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。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。推見至隱者。誅意褒貶而已。及觀西人名學。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。有內籀之術焉。有外籀之術焉。內籀云者。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。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。外籀云者。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。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。乃推卷起曰。有是哉。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。遷所謂本隱之顯者。外籀也。所謂推見至隱者。內籀也。其言若詔之矣。二者卽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。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。未嘗事其事。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。近二百年。歐洲學術之盛。遠邁古初。其所得以爲名理公例者。在在見極。不可復搖。顧吾古人之所得。往往先之。此非傳會揚已之言也。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。以質天下。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。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。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。質力以爲諱。而合而名之曰易。大宇之內。質力相推。非質無以見力。非力無以呈質。凡力皆乾也。凡質皆坤也。奈端動之例三。其一曰。靜者不自動。動者不自止。動路必直。速率必均。此所謂曠古之慮。自其例出。而後天學明。人事利者也。而易則曰。乾其靜也專。其動也直。後二百年。有斯賓塞爾者。以天演自然言化。著書造論。貫天地人而一理之。此亦晚近之絕作也。其爲天演界說曰。翕以合質。闢以出力。始簡易而終雜糅。而易則曰。坤其靜也翕。其動也闢。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。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。凡動必復之說。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。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。尤與

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。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。雖然。由斯之說。必謂彼之所明。皆吾中土所前有。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。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。夫古人發其端。而後人莫能竟其緒。古人擬其大。而後人未能議其精。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。祖父雖聖。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。大抵古書難讀。中國爲尤。二千年來。士狗利祿。守闕殘。無獨闢之慮。是以生今日者。乃轉於西學。得識古之用焉。此可與知者道。難與不知者言也。風氣漸通。士知弇陋爲恥。西學之事。問塗日多。然亦有一二巨子。弛然謂彼之所精。不外象數形下之末。彼之所務。不越功利之間。逞臆爲談。不咨其實。討論國聞。審敵自鏡之道。又斷斷乎不如是也。赫胥黎氏此書之旨。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治之末流。其中所論。與吾古人有甚合者。且於自強保種之事。反復三致意焉。夏日如年。聊爲遙譯。有以多符空言。無裨實政相稽者。則固不佞所不恤也。光緒丙申重九嚴復序。

嚴譯名著叢刊總目

第一種 天演論

T. H. Huxley : Evolution and Ethics

第二種 原富

Adam Smith : Wealth of Nations

第三種 社會通詮

Edward Jenks : A History of Politics

第四種 羣己權界論

John Stuart Mill : On Liberty

第五種 孟德斯鳩法意

Montesquieu : Spirit of Laws

第六種 羣學肄言

Herbert Spencer : Study of Sociology

第七種 名學淺說

W. S. Jevons : Primer of Logic

第八種 穆勒名學

John Stuart Mill : System of Logic

天演論篇目

卷上導言十八篇

察變第一.....	一
廣義第二.....	四
趨異第三.....	八
人爲第四.....	一
互爭第五.....	一四
人擇第六.....	一六
善敗第七.....	一八
烏託邦第八.....	二〇
汰蕃第九.....	二三

擇難第十.....	二五
蜂羣第十一.....	二七
人羣第十二.....	二八
制私第十三.....	三〇
恕敗第十四.....	三三
最旨第十五.....	三五
進微第十六.....	三九
善羣第十七.....	四三
新反第十八.....	四六

天演論上

導言一 察變

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。在英倫之南。背山而面野。檻外諸境。歷歷如在几下。乃懸想二千年前。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。此間有何景物。計惟有天造草昧。人功未施。其藉徵人境者。不過幾處荒墳。散見坡陀起伏間。而灌木叢林。蒙茸山麓。未經刪治。如今日者。則無疑也。怒生之草。交加之藤。勢如爭長相雄。各據一抔壤土。夏與畏日爭。冬與嚴霜爭。四時之內。飄風怒吹。或西發西洋。或東起北海。旁午交扇。無時而息。上有鳥獸之踐啄。下有蟻蜂之齧傷。憔悴孤虛。旋生旋滅。苑枯頃刻。莫可究詳。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。以自存種族而已。數畝之內。戰事熾然。彊者後亡。弱者先絕。年年歲歲。偏有留遺。未知始自何年。更不知止於何代。苟人事不施於其間。則莽莽榛榛。長此互相吞并。混逐蔓延而已。而詰之者誰耶。英之南野。黃

本之種爲多。此自未有紀載以前。革衣石斧之民。所采擷踐踏者。茲之所見。其苗裔耳。遷古之前。坤樞未轉。英倫諸島。乃屬冰天雪海之區。此物能寒。法當較今尤茂。此區區一小草耳。若跡其祖始。遠及洪荒。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。猶濃渴之水。比諸大江。不啻小支而已。故事有決無可疑者。則天道變化。不主故常。是已。特自皇古迄今。爲變蓋漸。淺人不察。遂有天地不變之言。實則今茲所見。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。京垓年歲之中。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。且繼今以往。陵谷變遷。又屬可知之事。此地學不刊之說也。假其驚怖斯言。則索證正不在遠。試向立足處所。掘地深逾尋丈。將逢蜃灰。以是蜃灰。知其地之古必爲海。蓋蜃灰爲物。乃羸蚌脫殼積疊而成。若用顯鏡察之。其掩旋尙多完具者。使是地不前爲海。此恆河沙數羸蚌者。胡從來乎。滄海颶塵。非誕說矣。且地學之家。歷驗各種殭石。知動植庶品。率皆遞有變遷。特爲變至微。其遷極漸。卽假吾人彭聃之壽。而亦由暫觀久。潛移弗知。是猶蟪蛄不識春秋。朝菌不知晦朔。遽以不變名之。眞瞽說也。故知不變一言。決非天運。而悠久成物之理。轉在變動不居之中。是當前之所見。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。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。特據前事推將來。爲變方長。未知所極而已。雖然天運變矣。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。不變惟何。是名天演。以天演爲體。而其用有二。曰物競。曰天擇。此萬物莫不然。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。物競者。物爭自存也。以一物以與物物爭。或存或

亡。而其效則歸於天擇。天擇者。物爭焉而獨存。則其存也。必有其所以存。必其所得於天之分。自致一己之能。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。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。有其相謀相劑者焉。夫而後獨免於亡。而足以自立也。而自其效觀之。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。夫是之謂天擇。天擇者。擇於自然。雖擇而莫之擇。猶物競之無所爭。而實天下之至爭也。斯賓塞爾曰。天擇者。存其最宜者也。夫物既爭存矣。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。一爭一擇。而變化之事出矣。

復案。物競天擇二義。發於英人達爾文。達著物種由來一書。以考論世間動植物類所以繁殊之故。先是言生理者。皆主異物分造之說。近今百年格物諸家。稍疑古說之不可通。如法人蘭麻克。爵弗來。德人方拔。萬俾爾。英人威里士。格蘭特。斯賓塞爾。倭恩。赫胥黎。皆生學名家。先後間出。目治手營。窮探審論。知有生之物。始於同。終於異。造物立其一本。以大力運之。而萬類之所以底於如是者。咸其自己而已。無所謂創造者也。然其說未大行也。至咸豐九年。達氏書出。衆論翕然。自茲厥後。歐美二洲治生學者。大抵宗達氏。而其事日闢。掘地開山。多得古禽獸遺骸。其種已滅。爲今所無。於是蟲魚禽互獸人之間。銜接遞演之物。日以漸密。而達氏之言。乃愈有徵。故赫胥黎謂古者以大地爲靜居天中。而日月星辰。拱繞周流。以地爲主。自歌白尼出。乃知地本行星。系日而運。古者以人類爲首出庶物。肖天而生。

與萬物絕異。自達爾文出。知人爲天演中一境。且演且進。來者方將。而教宗搏土之說。必不可信。蓋自有歌白尼而後天學明。亦自有達爾文而後生理確也。斯賓塞爾者。與達同時。亦本天演著天人會通論。舉天地人形氣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。其說尤爲精闢宏富。其第一書開宗明義。集格致之大成。以發明天演之旨。第二書以天演言生學。第三書以天演言性靈。第四書以天演言羣理。最後第五書。乃考道德之本源。明政教之條貫。而以保種進化之公例要術終焉。嗚乎。歐洲自有生民以來。無此作也。不佞近繙羣詠一書。卽其第五書中之一編也。斯賓氏迄今尙存。年七十有六矣。其全書於客歲始藏事。所謂體大思精。殫畢生之力者也。達爾文生嘉慶十四年。卒於光緒八年壬午。赫胥黎於乙未夏化去。年七十也。

導言一 廣義

自遞嬗之變遷。而得當境之適遇。其來無始。其去無終。曼衍連延。層見迭代。此之謂世變。此之謂運會。運者以明其遷流。會者以指所遭值。此其理古人已發之矣。但古以謂天運循環。周而復始。今茲所見。於古爲重規。後此復來。於今爲疊矩。此則甚不然者也。自吾黨觀之物變所趨。皆由簡入繁。由微生著。運